

科幻小說／倪匡著

眼睛



眼 睛

倪匡科幻小說集 Y ②②

著 者	倪 匡
發行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郵局26-1451號信箱 郵撥：0765255-8
發行所	遠景出版事業公司 台北市敦化南路505號5樓之一 電話：705-3156・705-3195 傳真：706-9880
總經銷	嘉興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樂業街152號
印刷所	松明印刷廠有限公司 台北縣板橋市仁化街84號
定價	新台幣100元 港幣15元
初版	中華民國70年10月
八版	中華民國79年3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遠景版權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9-0071-8

我將這件以下要記述的事件，稱之爲「眼睛」。

「眼睛」這事件，和煤礦有關。煤礦，只生產煤的地方。在亞熱帶都市中生活的人，對煤這樣東西，印象不可能太深刻，甚至可能連看也沒有看過。但撇開煤是工業上的主要能源之一這一點不談，在人類的日常生活中，煤也佔有極重要的地位。

煤，大抵可以分爲泥煤、烟煤和無烟煤三類。煤，據說是若干年前——幾百萬年，甚至幾千萬年——的植物，大批的植物林，因爲地殼的變動，而被埋到了地底，經過長久的重壓而形成的。煤之中，以無烟煤的形成年代最久遠，也以無烟煤的形狀、外觀最爲美麗。在嚴寒的天氣中，看到一大塊一大塊閃光烏亮、光滑晶瑩的無烟煤煤塊，那感覺就像是飢餓的人看到了香噴噴的白飯一樣。

無烟煤在燃燒之中所發出的火燄，溫度極高，火燄是悅目的青白色。無烟煤大都蘊藏在較深的地下，礦工爲了採無烟煤，往往要在幾百公尺深的礦穴下工作。有人形容大海是變幻莫測，什麼事都可以發生的，但深達幾百公尺的煤礦，比大海還要更不可測，更加什麼事都可以發生，稀奇百怪，無奇不有，這些在礦坑中發生的怪事，以後會陸續穿插在我的敘述之中。

無烟煤的煤礦中，還有一種十分奇特的副產品，叫作「煤精」。煤精是棕紅色的透明體，有時很大，可以重達數十公斤，有時很小，只有手指或拳頭大小。這種色澤美麗的煤精，是工藝品的好材料，相當名貴。煤精，據說是樹木的脂，積年累月形成的，和琥珀的形成過程相同。

每一塊煤，每一塊煤精，都有着數百萬年，甚至數千萬年的歷史。如果它們有生命，它們肯

定可以告訴我們數百萬年乃至數千萬年地球上的情形。可惜它們沒有生命，在煤之中，唯一有生命的只是一種十分奇特的細菌，科學家至今不明白這種奇特的細菌，是如何在煤中間生活、繁殖的，年代是那麼久遠，久遠得幾乎是完全不可能追究了，實在太久了！

講了這很多有關煤的事，那決不是「題外話」，而是和我稱之爲「眼睛」事件，有莫大的關係的。

閒話表過，言歸正傳。

我自從「回來」之後，對人生的認識進了一大步，所以我幾乎不做任何事，每天和白素一起，在一個十分幽靜的小湖邊垂釣，一面看着垂柳的柳枝在水面拂起的水圈，一面思索着秘奧而不可思議的種種問題。

這樣的生活，大約持續了兩個星期。那一天傍晚，我和白素回家，魚簍中有着十來尾校魚，替我們開門的，照例是我們的老僕人老蔡。一切全和平日沒有兩樣，但是當門一打開，我看到老蔡的神情之際，我就覺得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了。至少，有什麼不尋常的事，在老蔡的身上發生了！

老蔡的神情，顯得十分驚惶，他爲我們打開了門，後退了一步，當我經過他身邊的時候，甚至可以發覺他身子在微微發抖！

白素顯然也發覺了這一點，因爲她比我先問老蔡，道：「老蔡，什麼事？」

老蔡的語音中，帶着哭音，道：「你們要救救我！救救！」

他雖然說得有點語無倫次，可是他真正遭到了麻煩，這該是毫無疑問的事。

爲了不使他繼續處在這樣惶急的情緒之中，我立時道：「放心，不論有什麼事，我一定盡力幫助你！」

我在這樣說的時候，對於老蔡遭遇到的是什麼麻煩，實在一點概念也沒有。我只是想，老蔡幾乎是與世無爭的一個老人，不論他有什麼麻煩，都不會是什麼大不了的事，所以我才說得如此之肯定的。

老蔡一聽得我這樣說，長長地吁了一口氣，神情已不像剛才那樣惶急，看來他對我很有信心，認爲只要我肯出力，沒有什麼困難是不可以解決的。

我拍着他的肩，道：「來，到書房來！」

我向前進，老蔡跟在我的後面，我們上了樓，進了書房。白素則提着釣來的魚，進了廚房。

一進書房，我還沒有坐下來，老蔡就用他發抖的手，取出了一封信來，當他還想用發抖的手指，去從信封中抽出信紙來之際，我已伸手接過了信來。一則由於我心急，二則由於我一看到了那封信的信封，心中就覺得十分奇怪。那信封相當大，是政府公函用的信封，而且在信封上，印有一行法文，而郵票的顏色十分艷麗，是一個非洲國家的郵票。

非洲獨立國家之中，有不少以前是法國的殖民地，沿用法文，並不算是什麼奇怪的事，奇怪的是，老蔡何以會有非洲的來信，而且，他的一切惶急，煩惱，又顯然全是從這封信而起的。

我接過了信，向老蔡望了一眼，老蔡的手指仍然發着抖，向信指了一指，示意我取信出來看

。我打開信封，將信抽了出來。一共有兩張信紙，一張是潔白的，用打字機打出來的，用的也是法文，信很簡短：基於閣下是蔡根富的唯一親人，所以我通知你，蔡根富由於犯嚴重的謀殺罪而被判死刑，死刑將在六月一日執行。下面的署名是一個政府部門的負責人。

我先看法文信，信中「蔡根富」的名字是譯音，我還全然不知道那是什麼人，我只是極其奇怪，何以一個遙遠的非洲國度之中，一個將要行刑的死囚，會和老蔡發生關係。而且我也不相信老蔡看得懂法文，所以我又向老蔡望了一眼。

老蔡的聲音有點發顫，道：「我不知道那洋文寫些什麼，少爺，你看另外一封。」

我取起了另外一張紙來，而上面用鉛筆，寫着中文字，歪歪斜斜，一望而知是一個識字不多的人所寫的，在字跡上，也可以看出，寫那字的人，正面臨着嚴重的難關而在作最後的掙扎。

信是寫給老蔡的：「四叔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沒有殺人，他們要殺我，一定要救救我。根富。」

信比那封公文更短，可是却洋溢着一個臨危的人求救的呼聲。

我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這個……根富……」

老蔡顯得又悲傷又失望，道：「少爺，你怎麼不記得他了？根富，就是根富啊！小時候，他來看我，你和他一起到河裏去摸過泥鰍！」

我苦笑了一下，到河裏去摸泥鰍，那該是多少年之前的事了！要我記起這樣一個兒時曾一度遊戲過的伴侶，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了。

我只好道：「根富，他是你的——」

老蔡急急地道：「他是我的姪子！是我唯一的親人了！他出洋的時候，曾向我告別，你也見過他一次面！」

老蔡講到這裏，我「啊」地一聲，叫了起來。我想起來了！十多年前，老蔡曾帶了一個年輕人來見我，說是他的姪子，要出洋去。當時，我正忙着在處理一件十分怪異的事，要到墨西哥去，只是隨口問了幾句，所以沒有留下什麼印象。

現在想起來，那個年輕人——根富，當時是一副老實模樣的鄉下人，剪着平頂頭，被老蔡推一下，才肯講一句話。雖然說人是會變的，但是這樣的一個老實人，竟然會犯了「嚴重的謀殺罪」，這無論如何，有點不可思議！

我覺得很慚愧，因為我從來也沒有怎麼關心過老蔡。關於他這個姪子，我也一直沒有和他談起過。我看了看日曆，是五月十日，也就是說，離蔡根富的死刑執行，還有二十一天。二十一天，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了！

老蔡看到我沉吟不說，神情又變得惶急起來，我先安慰了他幾句，才道：「根富平時沒有什麼信給你？」

老蔡道：「很少，他沒有唸過什麼書的，平時在煤礦又很忙——」

我打斷了老蔡的話頭，道：「他在煤礦工作？」

老蔡道：「是的，聽說已經升做工頭了，管一百多個礦工，這些，我全是聽一個做水手的鄉

親說的，今天，忽然收到了這樣一封信。少爺：那洋文信說些什麼？」

我把那封法文公函的內容告訴了老蔡，老蔡一聽之下，搖搖欲墜，幾乎昏了過去。我連忙抓住了他的手臂。這時候，白素也走了進來，我將那兩封信給她看。白素問了老蔡幾句，問道：「看來是根富在那邊殺了人，所以被判了死刑！」

老蔡忙道：「不會的，根富決不會殺人，決不會！」

白素皺着眉，道：「那國家相當落後，可能連完善的司法制度都沒有，根富可能是冤枉的，可能連審判也未曾進行過哩，我看——」

白素說到這裏，向我望了過來，不等她開口，我也知道她想做什麼的了！她要我到那邊去走一遭！

可是我却實在不想遠行，而且，我對根富的這件案子，一點也不了解，至少我先要了解情形再說。而現代科學已如此進步，我要了解情形，是不必遠行，可以通過長途電話解決的。

我再細看了看那封公函上的署名，那位先生的名字很長，我只取他最後的一個姓，他姓奧干古達。這位奧干古達先生，我猜，一定是非洲人，他的官銜則是「司法部對外聯絡處處長」。這是一個相當古怪的官職，我不敢肯定別的國家中是否也有這樣的官職，不過在新興國家之中，有些稀奇古怪的官職，也是不足為怪的事。

我道：「我可以先和這位先生聯絡一下，弄清楚情形，再決定是不是去！」

老蔡一聽得我這樣說，發起急來，道：「少爺，你非去不可，不去，怎麼救人？」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「老蔡，你不是要我去刦法場吧？」

老蔡的神情，惶急而堅決，盯着我，說道：「少爺，你答應過我的，就算刦法場，你也一定要把根富帶回來給我，你答應過的！」

我不禁吞了一下口水，感到十分爲難，老蔡在驚惶悲愴的情緒之下，看來已經不怎麼講理了！

老蔡的要求，我當然盡可能去做，可是那國家正如白素所說，司法制度也未必完善，就算根富真的沒有殺人，事情也不是我個人的力量所能扭轉的，而且，如果根富殺了人呢？

我儘量使自己的聲音聽來鎮定，道：「老蔡——」

可是老蔡不等我講完，就大聲道：「不必再說了，少爺，你救了他，就是救了我！」

我覺得，在這樣情形下，再說下去，只有更糟，我只好道：「好的，我去救他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會盡我一切力量去救他！」

老蔡又望了我好一會，他從來也沒有用這樣的目光盯着我過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在審判我所說的是不是真心話一樣！

過了足有一分鐘之久，他才吁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少爺，那麼我們叔姪兩人，就交給你了！」他講了這句話之後，轉身向外走去，到了門口，居然轉過身來，問道：「今天釣回來的魚，是煎還是蒸？」

我揮了揮手，道：「隨便你吧！」

老蔡走了出去，我和白素互望了一眼，白素笑道：「這一回要看衛斯理大劫非洲法場了！」我皺着眉，道：「別開玩笑了！我先得和這位奧千古達先生聯絡一下，還有，這個國家在這裏，好像有一個商務辦事處，你替我去辦一下入境手續。」

白素答應着，我拿起了電話來，告訴接線生，我要和非洲通長途電話，等了大約四十分鐘，電話接通了，對方是那個國家的司法部。當我提到要和「對外聯絡處處長奧千古達先生」通話之後，又等了大約半小時，才聽到了一個操極其純正法語口音的男人聲音道：「我是奧千古達，你是從那裏打來的電話？真想不到在那麼遙遠的地方，也會有人打電話來給我！我能爲你做什麼？」

這位先生一定十分健談，因爲在開始的一分鐘之內，他根本不給我以挿口的機會。

我用最簡短的語言，說明了我的身份，和打電話給他的目的。他呆了片刻，才道：「對，這件案子，實在太複雜了，絕對不適宜在電話中討論，如果你能到我們的國家來，我可以和你詳細討論這件事。」

我道：「那麼，至少你可以告訴我，蔡根富是在什麼情形之下殺人的？」

奧千古達苦笑了一下，道：「那只有他自己才知道，和他在一起的人全死了！」

我呆了一呆，道：「什麼意思，被害者不止一個人？」

他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一個？一共是二十三個，有七個法國礦務工程師，十四個我國的礦工，還有兩個，是我國礦務局的高級官員！」

我也叫了起來，道：「那麼，兇器是什麼？機關槍？手榴彈，還是坦克？」

他道：「真的，事情很難和你講得明白，除非你來，事實上，我也有很多疑點，歡迎你來和我一起研究，你說，我可以在國際刑警總部，得到你的資料？」

我道：「是的，你可以去查詢，既然你這樣說，我會來。」

奧千古達道：「我將會在機場迎接你！」

我們的通話，到此為止。

當我放下了電話之後，我的思緒十分混亂。因為我原來的一些設想，可全被奧千古達的話所推翻了！

我本來想，根富的「殺人」，至多不過是毆鬥殺人，或者因為所在地的司法制度不完善，或者因為種族歧視等等原因，所以被判了死刑。如果情形是那樣的話，根富在那邊人地生疏，如果有我去為他出頭的話，情形可能會有所改善。

可是，如今，我知道根富被控的罪名是謀殺了二十三個人！那真是極嚴重的控罪！我真懷疑如果根富真是被證實殺了那麼多人的話，我去有什麼用。

可是，我本來還有點不是十分情願到非洲去的，這時，就算有人阻止我，不讓我去，我也是非去不可的了！因為事情實在令人好奇。蔡根富，一個平凡的煤礦管工，為什麼會忽然狂性大發，殺了那麼多人？

不論我如何設想，我都無法想出其中的原因來。在電話中，奧千古達好像不願意多說，其中

是不是另外還有隱秘呢？不過從剛才簡短的談話所得的印象，奧干古達，這個非洲國家的官員，並不是一個不講理的人，相反地，還給人以十分理智之感。

我本來想將事情對老蔡說一說，後來一想，老蔡決計不會相信他的姪子會成了「殺人王」的，說也是白說。

當晚，我和白素討論了許久，我和她作了種種假設，都不得要領。最後，還是白素提醒我：這件事，雖然發生在非洲，但死者是如此之多，其中又有白種人在內，在發生時，一定是極其轟動的新聞，何不去找一找當時報紙的資料，可以先知道一下事情的經過？

白素的話提醒了我，夜已深了，當晚只好懷着一肚子的疑惑睡覺。第二天一早就起了身，到了一家我所熟悉的而又保存着最完善資料的報館之中，找到了資料室主任小史。

我一提起那件事，小史就道：「煤礦謀殺案！我們有完善的資料。當時你在什麼地方？怎麼對於這樣轟動一時的新聞，你看來像是一無所知？」

我攤了攤手，沒有回答小史的問題，因為我實在無法向他說明白當時我是在什麼「地方」！我只是問道：「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情？」

小史一面翻資料的目錄，一面道：「半年之前，兇手是一個中國人，譯音叫徐金富。」
我道：「不是叫徐金富，叫蔡根富，你們譯錯了！」

小史用十分奇特的神情望着我，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，你認識他？」
我揮着手，道：「快將全部資料給我，我沒有時間向你多作解釋！」

小史瞪了我一眼，按掣叫了一個女職員進來，將一張卡交給了她，道：「將第一四九號資料全部給這位先生，記得別向他多問什麼，他今天吃了火藥！」

我只好苦笑，反正我的目的是要得到資料，而我如今已經達到目的了。

我得到的資料十分多，厚厚一疊，大多數是法國報紙對這件事的記載，還有本地報紙翻譯的外國電訊，和一本事情發生的國度出版的新聞雜誌，對整件事情的詳細報導，其中，蔡根富的照片，大大小小，不計其數。

我在報館，只是將資料隨手翻了翻，就捧着它們，回到了家中。才一進門，老蔡便道：「少爺，行李準備好了，你準備什麼時候走？」我指着那一大疊資料，道：「老蔡，你從來不看報紙的麼？」

老蔡搖了搖頭。我道：「如果你看報紙的話，你就可以在半年前就知道，根富的照片，曾經刊在全世界所有的報紙之上！」

老蔡顯然不知道我這樣說是什麼意思，反倒睜大了眼，道：「真的？讓我看看！」

我嘆了一口氣，打開了資料，讓老蔡看。老蔡一看到根富的照片，就悲從心來，眼眶潤濕，道：「根富這孩子，怎麼瘦成那樣！」

在照片上看來——幾乎所有的照片，全是他被捕之後，由記者所拍攝的，我已經注意到，在照片上看來，根富的臉上，有一種極度茫然的神情。大多數照片中的他，都抬着頭，直視向前方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根本不知道他身在何處，看着什麼！

老蔡貪婪地看着根富的照片，過了好一會，才指着報紙，道：「說些什麼？」

我本來不想說的，但是在這樣的情形下，我却不能不說了，我道：「報上說，根富殺了人，殺了二十三個人！」

老蔡一聽，臉色立時脹得比熟透了的柿子還要紅，罵出了一連串我久違了的家鄉粗話，指着那些報紙道：「洋人的報紙，全是胡說八道！」

我不想向老蔡多解釋，只是道：「我會儘快趕去，我先要研究一下資料！」

老蔡道：「只有二十天了！」

我道：「你放心，有救的話，一天也有救，沒有救的話，再多——」

不等我說完，老蔡已經大聲叫了起來，道：「一定要救他，他不會殺人！」

我沒有再說什麼，逕自上了樓，進了書房，關起門來，研讀資料。

我對於剪報，草草看過就算，對於那份雜誌的報導，却看得十分詳細。事實上，這份雜誌對整件事件的報導，也極其詳盡。它的標題是：「維奇奇煤礦謀殺事件始末」。維奇奇煤礦，就是蔡根富工作的那個煤礦，是該國一個相當規模的國營煤礦，以生產質地優良的無煙煤而著名。

這個煤礦，是由法國殖民時代就開始開採的，該國獨立之後，法國的技術人員並沒有撤退，繼續在煤礦服務。文章之中有許多圖片，最大的兩幅圖片，一幅是蔡根富的照片，另一幅，是謀殺案發生的地點，那是一個三百七十公尺深的礦坑。另外還有一幅維奇奇煤礦，第九號礦坑的橫剖面圖。

和所有的煤礦相同，維奇奇煤礦也是越開採越深入地下，第七號礦坑已經深入地底三百四十公尺，是該礦新開出來的一個礦坑。從橫剖面圖來看，升降機只能到第八層礦坑，再要下一層，是由一個斜道下去的，開採出來的煤，也由斜道由電動斗車拉上去，然後再經由多條曲折的運輸帶，輸送到地面去。

我對於煤礦內部，不算得很熟悉。在此以前，我只有三次機會，進入煤礦之中，那是中國東北的撫順煤礦。這個維奇奇煤礦的採煤技術，顯然十分先進。它已經摒棄了風鎬採煤，而改用了最先進的水力採煤法——就是利用激射的水柱，將煤採下來的一種最新方法。

蔡根富在維奇奇煤礦中的工作職位是「一四四採煤小組組長」，這個採煤小組，一共有十四個礦工，這十四個礦工的照片，也全登在雜誌上，他們全是死者。看來全是身體十分健壯的黑人。

以我的估計，蔡根富若是沒有超人的力量，或是驚人的殺人利器的話，單對單，他絕打不過其中任何一個黑人礦工。

另外兩個礦務局的高級官員，也是黑人。那七個礦務工程師，全是白人，其中有兩個相當年輕英俊，看來有點像阿倫狄龍。

我先約略地介紹一下大致的情形，是因為這篇報導相當長，我準備先將之全文翻譯出來，因為這是我最初對這件事所知道的一切。

而從整篇報導看來，毫無疑問，蔡根富正是殺害那些人的兇手，雖然報導者最後也提出了幾

個疑點，但如果報導中所說的全是事實，我要救蔡根富，真是非來個大劫法場不可了。

以下，是這篇報導的全文：

十二月四日，和經常一樣，維奇奇煤礦的一千六百多名日班工人，開始了他們的工作。這一千六百多名礦工，都會在地下工作，深度自一百公尺到三百七十公尺不等。最深的，需要深入地底三百七十公尺，那就是一四四採煤小組。

一四四採煤小組的組長是蔡根富，一個華人移民，在本國居住已有十二年，參加維奇奇煤礦工作，已有九年。起初是雜工，後來變為普通工人，一向表現沉默、勤勞，由普通工人而成為正式礦工，在兩年前，被任為一個採煤小組的組長。這個採煤小組的十四名工人是……（以下是十四名冗長贅牙的非洲人名字，從略）。當蔡根富在地面，會齊了準時上班的十四名工人之後，他們像往常一樣，乘搭煤礦的交通工具，來到通向地心的入口處。一路上，有不少人看到他們，事後，任何人都說，蔡根富的表現，和平時完全一樣，一點也沒有異樣的情形被發現。

上午九時欠兩分，一四四小組全體人員，在入口處打了咕，乘搭升降機下降落礦坑，和他們同一升降機的是另一組採礦工人，其中一位工人，曾和蔡根富交談，想看看他所帶的飯盒中是什麼食物。蔡根富讓他看了，是中國式的炒飯。

升降機落到三百四十公尺，那一組工人和一四四組一起離開，一四四組的礦坑在最深處，所以還要經過一個斜度相當高的斜道向下，這條斜道，有的地方十分狹窄，通過的人，只能一個接一個地走過去。另一組的工人曾說，他聽到一四四組走進斜道之時，還聽得他們互相之間在說

笑（這條斜道，和地位的示意，都有圖刊出）。

從那一刻起，一四四小組就和所有人隔離了，在三百七十公尺深的地底，從事他們日常的工作。在某種意義而言，他們可以說是與世隔絕的。

九時十分，煤礦的總控制室中，編號一四四的一盞綠燈亮起，表示一四四小組的日常工作，已經正常地開始，控制室的一個控制員（又是一個長得難讀的非洲名字）——曾和負責的組長蔡根富通話，蔡根富表示，一切全正常，保持聯絡。

在九時十分到十時二十三分之間，在三百七十公尺深的礦坑之中，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事，完全沒有人知道。或者說，只有蔡根富和那十四個工人才知道。但是十四個工人全死了，而蔡根富，如衆所周知，他在事後，連一句話也未曾說過。

十時二十三分，總控制室突然接到了一四四的電話，控制員接聽電話，電話是蔡根富打來的。

蔡根富的聲音極其急促，電話是錄音的，全部對話如下：

蔡：天，看老天份上，快請道格工程師！

控制員：道格工程師在巡視第三號礦道，你那邊發生了什麼事，快報告！

蔡：（聲音更急促）道格工程師，請他快來，儘快來，我對他說的事……請他快來！

控制員，你那邊究竟發生了什麼事？

蔡：（大叫）請道格工程師！